

游山西·读历史



《初夏》 李夜冰作于1966年

游学
陶寺：最先进的历史舞台

杜学文

随着时间的演进,人类初期发展进步的文化形态发生了变化。一些转移了,一些消失了,另一些则表现出强劲的活力,不断繁衍壮大,出现了最初的文明形态,人类社会迎来一个重大的发展新变时代。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大致在距今四千五百年,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级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定了在当时方国的中心地位,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红山文化是形成于东北西南部地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包括细石器,以及陶器、玉器等。此外,还发现了冶铜遗址,其中有坩埚片与1500余个冶炼红铜的坩埚。玉器中有龟、鸟或猫头鹰等。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的玉雕龙与凤。玉雕龙成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中龙崇拜的源头。石器中有许多生产工具,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脱离了采摘形态,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牛河梁遗址中发现的女神庙、祭坛、积石冢与金字塔建筑代表了已知的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女神上臂塑件空腔内带有肢骨,可能是人骨。这种造像方式非常少见,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数千年之前的真人容貌。

大汶口文化是黄河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山东泰安一带为主,遍及鲁西平原、淮北地区,距今约6500年至4500年左右。其文化遗存主要是墓葬、少量建筑,以及陶器、石器、骨器等。此外还发现了刻画符号,应该是文字的雏形。陶器中的三足器与豆、匜、扁壶等最具代表性,轮修技术普遍使用。其建筑主要在地面。石器主要是磨制石器,如石斧、石铲、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等,这些地区还出现了大量的家养动物如猪、狗、牛、鸡等。在一处遗址的窖穴中发现了约一立方米的杲粟,说明农业生产已经比较发达。同时渔猎生产仍然大量地存在,出土了扬子鳄以及鱼、龟、鳖、蚌等残骸。其墓葬亦有明显的差别。大汶口文化直接影响了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是其渊源。

大约距今5300多年至4100多年的时期,在浙江钱塘江流域出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良渚文化。这是众多远古文化中极为璀璨的文化现象。在良渚的各类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典型的文化遗存。首先是在这里发现了一处规模浩大的古城遗址。其核心地区是一座高台,为古城的宫殿所在地。在古城的外围,人们发现了庞大的水利系统,目前确认有11条水坝,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建筑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工程。与之相应的是水利运输系统,如码头遗址等。良渚时期的农

业非常发达,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存,还有许多植物果实如桃、李、杏与菱角等。这里也发现了丝织物残片与水井。在良渚遗址的陶器、玉器上面,发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其中一些已被人们解读出来。但更多的符号还没有得到解读。基本可以认为这是早期的文字。其干栏式建筑是那一时期良渚人最常用的房屋。在良渚也发现了许多石器、陶器,如石厨刀。但最重要的是其中的玉器。可以说良渚玉器是中国史前玉器发展的一个顶峰。其中的玉琮、玉璧、玉钺、玉璜,以及兽面纹与人兽结合的“神徽”纹样神器等最具代表性。

除了以上所言之外,在大约距今四五千年左右的时候,北方河套大青山地区,主要是今天的鄂尔多斯、乌兰察布等地,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文化现象。如早期的罍、瓮类陶器等。这也是后来对陶寺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在大约距今4500年左右的时候,各地的文化开始了一次大迁徙。其原因现在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认定,但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自然气候的变化导致不同地区的文化转移,促使它们从原生地向更易于生存的地区迁徙。这其中有来自北方的如红山文化,河套如鄂尔多斯等地的文化,以及东方如大汶口文化,东南方如良渚文化等诸多文化。它们经过长途的迁徙之后,纷纷进入了太行山之右,与汾河流域中原地区的原生文化,也就是仰韶文化中的庙底沟文化汇合碰撞,形成了陶寺文化。

苏秉琦先生有一首表现晋文化的诗是这样描写的:“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罍与瓮。汾河湾旁罍与鼓,夏商周与晋文公。”前面介绍了在晋陕豫交界的黄河三角地带曾经出现了以玫瑰花图案为图腾的人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华族”。这是华夏族的核心人群。他们最早活动的地区就是“华”。这一带因为华族的出现,形成了许多以华命名的地名如华山、华谷、华水等。华谷在什么地方呢?《水经注》中说涑水“出河东闻喜东山黍藋谷,涑水所出渭之华谷。”也就是说,涑水的源头黍藋谷就是华谷。而刘起钎等先生认为古代汾河下游有一条支流叫华水。这就是说,在远古“华”人活动的地区,就是今天华山等黄河三角洲地带,活动着庙底沟文化中表现出来的以玫瑰花为图腾的人群,他们的文化标志就是彩陶花卉图案。而燕山龙所指就是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龙图腾。这两种文化形成了一种融合。其表现形态是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其所绘内容则是红山文化的龙。两者非常协调地融为一体。这也证明从陶寺开始,龙崇拜进入中原地区,成为这一地区除了花之外的另一种文化标识。

但是,陶寺文化的内涵远不止这些,它还融合了“大青山下罍与瓮”,就是河套地区今鄂尔多斯等地的陶罍、陶瓮等器形,转化为陶寺文化的重要成分。此外还有“汾河湾旁罍与鼓”。在陶寺发现了特髻与土鼓、鼗鼓等重要的礼乐器。这里的鼗鼓,就是用鳄鱼皮蒙在木胎上的鼓。它并不是陶寺特有的产物,而是来自大汶口的文化标识。在陶寺遗址中还发现了与木俎配套的石厨刀,是来自良渚的影响。而良渚文化中的玉器也极为深刻地影响了陶寺。正是在这样的融合、新变中,一种极具生命力与魅力的文化——陶寺文化在山西之晋南地区形成,并延续为“夏商周与晋文公”及往后的历史。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这首诗的落脚点虽然说的是晋文化,但其核心部分却是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中原的文化带。这条文化带主要沿燕山、太行山与汾河流域形成,是当时最活跃的民族融合的大熔炉。“距今6000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而在这一直根系中,陶寺又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发挥着至为重要的作用。

随 笔
甘 甜
鲍尔吉·原野

我觉得甘蔗是极为离奇的植物,人如果不把它砍下来,它会把自己甜死。嚼甘蔗时,我一边嚼一边想:这么甜,甘蔗怎么受得了。

小时候,我唯一的梦想是天天遇到甜。那时候没听过世上还有甘蔗,但知世上有糖块。正是糖让我感到世界的神奇。神奇,说的是世上有房子、有树、有土、有大人和小孩,但他们都不甜。我吃到糖后才感到世界的化学性和神奇性,一块黑不溜秋的单晶体在嘴里,让它在牙齿间叽里咯哪地翻身,我却欢欣鼓舞。

甜是什么?是热烈到死的密集话语,是稠密的湖水,是欲罢不能,是舌尖上的歌声,是生活的赞美诗,是味蕾的大合唱,是口腔的弥撒曲,是舍我其谁,是不知有汉,是玻璃纸里包裹的理想,是装在兜里握在手里的快慰。那时候,如知世上竟有甘蔗,赴汤蹈火亦要取之。人长大竟无趣了,无趣之一是不再崇拜甘蔗。见了甘蔗不景仰不咽口水不开口大嚼,此曰无趣。人在兜里揣着整齐的钱,莫如在怀里揣一节甘蔗。别人问是什么,你可以说是金箍棒。到无人地带,你可以掏出甘蔗咔咔嚓之,甜水如河流灌溉你的胃与心肠。那一阵儿,你可能会放弃一些无趣的人生规划。牛羊虫鸟不吃甘蔗,甘蔗的甜在于它和人的缘分。它为了人甜——姑且这么说吧,否则它为谁甜呢?它长在土里,它差一点就长成糖块了。甘蔗真是个好植物,每一株甘蔗都应该佩戴一朵大红花。

月夜,到甘蔗林里,听一听甘蔗在说什么话,听听落在甘蔗身上的小虫子说什么话。月光在甘蔗身上照不了多久就变成了霜,甜得受不了哇!夜啼的鸟儿在空中兜圈子,呼唤“甘啊、蔗甘”。鸟儿被甜晕了,把甘蔗说成了蔗甘。仅仅是甜,就可以改变许多事情。正像人有偶像,香蕉苹果鸭梨的偶像是甘蔗。甘蔗虽然不圆,不挂于枝头,但甜得心满意足,让水果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静夜思》 尹学华 作

纪实

银杏是中生代子遗稀有树种,已在地球上存活2.7亿年,在常人眼里,它不过是一种景观,但在医家眼里,它的叶片和果实都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银杏,宋初始著名,而修本草者不收。近时方药亦时用之。其气薄味厚,性涩而收,色白属金。故能入肺经,益肺气,定喘嗽,缩小便。生捣能浣油腻,则其去痰浊之功,可类推矣。其花夜开,人不得见,盖阴毒之物,故又能杀虫消毒。然食多则收令太过,令人气壅膈胀昏顿。故《物类相感志》言:银杏能醉人。而《三元延寿书》言:白果食满千个者死。又云:昔有饥者,同以白果代饭食饱,次日皆死也。

果叶食之,疗愈疾病。万物予人,不拘名状。世间药性,天始人成。医家的眼光总归与常人不同,万物不只是风景,还多为药材。

之前,青年路东边的路牙子上长着几丛连翘,黄花开时,很多人把它们误作迎春花。连翘是一味常用药材,性味苦,微寒,归肺、心、小肠经,能解毒、消痈、散结,为疮家要药。迎泽公园也植有几片连翘,我老家的山上也野生着许多连翘。可不知什么时候,青年路边的连翘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海棠。

各领风骚数百甚至数十年,树木如此,人如此,文化也如此吗?在《黄帝内经》中,岐黄之对答其实阐释的是人之生长,即人应该怎样好好长大。人如

■ 山西教育出版社



《经纶山河》节选

植物,自有生长规律。人亦如植物,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病而得治,人情使然。所谓“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仅是时间顺序,并非要从中分出高下。或曰,在岐黄看来,医者只不过应先治未病,再治欲病,最后治已病,仅此而已;至于医术,岐黄显然不会去分三六九等的。

连载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河槽人家》节选

庆和那时几乎天天喝,或者中午,或者晚饭,庆和总要抿一口。那会儿都穷,庆和能喝什么好酒,劣质的红薯干发酵,他就喝得有滋有味。哪里有下酒菜?没办法了,就是和点酱油醋,调一口辣椒面,庆和拿一根筷子蘸了,伸到嘴里,舌头上点一点,眯缝起眼睛,咂得吱溜吱溜的,那是一种

酒鬼闻酒香的陶醉。

庆和常年嗜酒,喝红了眼睛。他的一只眼常年红肿流泪,眼睑下翻着,于是人们叫他红眼子庆和。

红眼子庆和,是村里有名的懒汉。村里的供销社,时常能看见庆和在喝酒。他从怀里摸出一块钱,靠着柜台,打一小提子酒,也就一二两,衣兜里揣了两个干枣,掏出来嚼着。庆和有一块钱,绝不攒到两块再花。一块钱,庆和马上就打酒,受用一会儿是一会儿。大场门前,大车门的泥台墩子,都是庆和吃喝闲聊话的地方。他要么呼噜呼噜,抽一袋水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说些十里八乡的闲事,或者就吱儿吱儿咂着那些红薯烧酒,摆上一个小碟子,咸菜生

菜都行,美滋滋的,品得有滋有味,都说庆和是村里最受活的人。

庆和吃烟喝酒,没有个好身子骨,干啥都干不动,村里人号称“大木囊”。但这个“大木囊”的人,享受着一份难得的滋润。村里人经常嘲笑庆和“木囊”,干活儿实在磨蹭不动。有那么一天,大队老主任训斥庆和:“你木囊死啦!”庆和得意地反唇相讥:“我木囊不木囊,一天喝四两。”

“木囊不木囊,一天喝四两”,就是庆和的画像。庆和不想干活,天天喝酒,他哪里来的钱?农业社当然指望不上,他有个儿子,在外工作,挣一份工资。其实说工作,就是在城里中学做饭,一个月挣二十九块钱。

随 笔